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八回 飲鳩酒頃刻命歸陰 羈犴獄吁嗟忠被謗

且說神宗天子望下問道：「丞相、國舅同來見朕，有何章奏？」奸相先奏道：「內閣侍讀大學士巨呂國材有本奏聞陛下：昨夜初更，有一人投至臣府，報告機密，自稱雁門關署鎮國王高廷贊麾下的馬兵宋四，年三十一歲，有機密事特來出首。臣略問幾句，他的話頗誣及主帥，臣非刑官，不敢深究，即命人送至錦衣衛衙門，交御史蘇端究治，尚未得實。事關社稷，不敢不奏，望乞聖裁。」奏畢，俯伏金階。蘇老爺也奏道：「錦衣衛御史蘇端上聞陛下：臣勸得宋四所供主帥高廷贊通金謀反，據臣愚見，高廷贊決非謀逆之人。察得宋四似有虛情。他說二月十九日北安王耶律泰至雁門關祝壽，與高廷贊夜宴私談，他在窗外得聞謀叛等語。臣想宋四乃營中馬卒，何由得入帥府？一不可信。再者，謀叛大事，總然商酌，豈有絕不通人之理？臣因此將他責打三十大板，尚未吐實。未曾請旨，不敢覆勘。乞吾主聖裁。」天子聞奏，驚異非常，說道：「昔日先帝在位時，常向臣稱說高、楊、曹、鄭、史、馬、石、王這八家武臣，俱是開國元勳後人，忠貞英勇，大有乃祖之風，皆國家股肱，盡堪委用。更有高廷贊乃皇祖姑之嫡孫，玉潔長公主之嗣子，為人忠孝廉明，乃棟樑之才，柱石之臣也。朕謹遵垂訓，不敢少忘。那鎮國王自十三歲在皇父駕前建下奇功無數，佐朕以來，竭誠盡力，忠君報國之心，朕所深知。今日宋四突然告逆，朕料未必果有其事，丞相以為何如？」奸相見問，連忙奏道：「萬歲明察萬里，臣與國舅蘇端亦曾揣度此事，那宋四不是懼罪私逃，定是高廷贊的仇人唆使。」天子點頭道：「先生此言不出朕料，雖然如此，必須召鎮國王來京與宋四面質，此案方得明白。」奸相未及回奏，只見侍郎聞錦出班上殿，駕前拜倒，口呼萬歲，奏道：「宋四出首鎮國王謀叛之事，乃一面之詞也，其中必有原故。乞吾主降旨一道，臣願效犬馬之勞，至雁門去察動靜。如宋四所言不實，即當重治其罪；如鎮國王果有異謀，臣雖文臣，管保捉他進京，明正國法。當日鎮國王北伐，乃丞相與臣共保，果有逆謀，甘領舉保非人之罪。」天子道：「事尚未真，卿且勿言。」那呂國材聽得此言，心下著忙，連忙奏道：「聞侍郎條陳雖好，莫如暫待數天，乞吾主降旨寬刑，等宋四傷好，嚴加審訊，自然能得實情，那時再作道理。果有叛情，降旨拿問；如涉可疑，再去察訪，亦不為晚。臣愚昧之見，吾主以為可否？」那呂國材諫阻聞侍郎察訪邊情，卻是為何？不說不知。這就是他奸險過人之處。聞侍郎乃聞貴妃的胞兄，為人忠正神明，臨事無私。若到了雁門，宋四放馬失馬懼罪脫逃之事一定查明，那高廷贊謀叛之事自然立時伸雪，不但高公不肯受誣，即雁門文武與聞侍郎也要一力保他不反。所以用幾句緩言阻其前去，專等宋四一死，無丁對證，留下這幾句口供，不但高公無可辨白，也使天子難以輕釋，作成疑案，他好從中用力暗算高公。這就是他的深心毒算，人所不及。且住！那宋四無災無病，旺旺跳跳的，如何就會死呢？那奸相陰謀詭計，說來令人髮指。原來那一晚賜宋四酒飯之時，暗丟眼色與呂用，卻是與他酒飯中下上毒約。此約名為歡笑散，乃東萊僧所贈，下在飲食，並無異味，使人吃將下去，不疼不癢，定血散氣，暗泄元神，七日之內，不知不覺，一暈而絕。奸相今日的條陳，令人聽著全是為國的忠言，那裡知他盡是挾私為己？當下神宗點頭准奏，降旨相、侍郎歸班，諭御史蘇端寬刑十日，待宋四傷好，嚴加審訊，得實奏覆。三人口呼萬歲，叩首平身，退步下殿。

內侍傳宣將朝散，簾捲金鉤駕轉宮。百官退出午門外，乘馬坐轎各西東。別的官員不必表，單表忠直蘇正卿。回至府中用過飯，又到衙門去理刑。判斷別事早堂畢，傳進了押牢節級叫張榮。禁子叩頭聽吩咐，老爺開言把話明：「本衛今早去奏主，逃軍宋四事非輕。當今萬歲親吩咐，現帶傷痕難動刑。寬限十天然後審，你千萬小心看守在監中。飲食調勻加仔細，且把刑具略寬鬆。用些良藥敷傷口，熬湯頻洗好消疼。待其傷平好審問，好取實供奏主公。本衛之言須緊記，不可疏忽誤事情。」禁子連連答應是，退步翻身往外行。

張榮領命，到了監中，十分照應宋四。寬了刑具，又與他洗傷敷藥。兩三天的工夫，傷口漸平。宋四心中著實感念，取出銀子來，叫小牢子們買些酒肉，大家吃喝。

不覺到了七天，這日宋四又拿二兩銀子請張節級合眾牢子們酬謝吃酒，買了許多肉魚菜蔬，整治出來，大家打圍坐下，斟上白酒，彼此大吃大喝。

那宋四眼望押牢張節級，含春帶笑叫恩人：「念小人，身帶刑傷難動轉，那幾天一疼一個小發昏。不是張兄見憐憫，宋四難免不歸陰。還有列位賢兄長，時時照應費辛勤。小弟無可圖恩報，水酒一杯表寸心。每位先敬三大盞，望乞開懷飲幾巡。」眾人回言說：「不敢，些須小惠未足云。當言說，公門之內好行善，又只為前世前因緣分深。且等你官司恭喜出監後，咱兄弟拜個朋友認門親。」宋四含笑說：「很好，若不見棄弟謹遵。不是小人說狂話，不久就出這虎頭門。萬一時來交了運，到那時，吐氣揚眉也是人。列位的面前全照應，務必要答報今朝這段恩。」眾人聽畢哈哈笑，說：「宋兄實是有良心。但願你發福生財鴻運至，兄弟們定要求幫找上門。」大家說笑同歡飲，虎嘍狼餐把酒肉吞。宋四又把張兄叫：「貴耳留神聽弟雲：斗膽奉煩勞貴步，到我家中送信音。離此不遠元寶巷，呂相府西邊斜對門。家有老父六十歲，妻單子幼未成人。我來他們不知曉，還當我在雁門關中當馬軍。必然憶念心牽掛。又搭著少弟無兄缺至親。送信稍帶銀十兩，交與拙荆好救貧。囑咐他們休害怕，不久回家探滿門。」禁子回言說：「容易。些小微勞弟盡心。」宋四正然說夢話，只覺得兩眼發黑一陣昏。渾身冷汗如珠滾，登時間唇如白紙面如金。手中杯箸拿不住，響亮一聲掉在塵。身體無主朝後仰，禁子著忙站起身。大家伸手忙扶住，只見他把嘴一張腿一伸。

說話之間，那宋四氣絕身亡。禁子張榮只因領了蘇公的吩咐，又是奉旨的欽犯，他這一死，老大的干係堆上身上，當下直嚇的魂不附體。眾小牢子也都驚慌無措，一個個七手八腳，一齊向前把宋四扶起，捶腹拍胸。高聲呼喚，還指望他醒來。叫了半天，見他氣息全無，身上漸漸冰涼，就知不濟事了。亂了一回，竟無可奈何，只得去稟蘇公。

蘇公聞報，甚是驚疑，親帶伴作從人，把宋四的屍首抬至監外，脫去衣服，渾身上下仔仔細細驗看了幾遍，並無半點傷痕。蘇公尚是猶疑，又命人將太醫院的董二老爺請來，問：「那世人雜症中可有這等猝死之病麼？」董二老爺把宋四的手驗了一遍，問道：「此人可是頭暈心慌，一身冷汗麼？」蘇公道：「禁子回稟說，他正然吃飯，猛然跌倒，冷汗如澆，口吐涎沫，就斷氣了。」董二老爺聞言，閉目搖著腦袋參想了多時，拍手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？這人乃是火脫痰絕之症。彼時若有明人在旁，不容他跌倒，急急攙架起來，不鬆手的扶他行走，將清痰降火之藥與他服下，百中還可活二三，這是萬病中第一個惡症，最令人措手不及，所以往往不救。學生方才細看了他面色，明明是個緊脫無疑了。」蘇公聽了董二老爺這番議論，也就去了疑心。董二老爺吃了茶，道別告辭回去。

蘇公遂即打轎上朝，到了午門，知會守門太監，內侍傳宣出來：「萬歲召國舅光明殿見駕。」蘇老爺隨旨而進，參見已畢，俯伏奏道：「臣遵旨寬刑，令宋四調養，傷痕漸漸平復。不意今早猝然而死。臣親驗數次，遍體無傷，皮色不改，又非中毒，太醫董測斷為火脫痰絕之症，現今未殮，乞聖意定奪。」

神宗聽畢蘇公奏，緊皺龍眉不作聲。宋四今日暴病死，這宗公案怎得清？欲待去召高廷贊，活口身亡無證憑。真假未辨輕拿問，到只怕屈了忠心為國臣。一面之詞難作準，免不了百官議論朕不明。欲待不究這宗事，謀反大逆豈非輕。神宗越想無主意，寶座上半晌方才吐玉音。吩咐國舅且暫退，命內侍口傳聖旨召四人。太監領旨出寶殿，乘馬如飛走不停。召的是侍郎聞錦呂丞相，汝南王與保國公。二文二武將朝進，拜舞山呼叩聖明。神宗爺吩咐平身命賜坐，敬禮宰輔叫先生：「今召卿等非常事，為的是邊軍告密事一宗。這而今宋四卒死無實證，真假虛實終得明。斟酌善處尋國典，眾卿與朕設調停。」天子說畢一夕話，汝南王離坐躬身把主稱。

鄭老爺口呼萬歲，奏道：「依臣愚見，鎮國王斷無此事，莫如暫且勿究，急急傳諭各府州縣，要路添兵，緊守嚴防。等至來春，便見分曉。宋四曾云來春舉逆，若來春無事，則宋四之言不實可知矣。」侍郎聞錦與保國公一齊說道：「老千歲所見極當，我

二人亦願將祿位保高廷贊不反。」天子道：「鎮國果無此事，遲緩幾時，倒也罷了；如果是實，豈非養虎貽患麼？」保國公與汝南王聞爺齊呼萬歲，奏道：「聖意不安，且候至來春，如鎮國王果有叛情，請先斬臣等三人之首，以正誤國之罪。」天子未及開言，只見呂相從容說道：「汝南王，保國公，聞國舅所見雖高，不過是察高鎮國素日為人，又恐折了國家棟樑，故以身家相保。這固然是三位大人愛主忠心，就是學生愚昧之見，憑高廷贊所行所為，也未必是造反之人。只是一件，無風之水未必起浪，宋四此舉亦有來因。鎮國離鄉已十餘年，知他近況如何？所以學生心中也不敢作準。雖料其未必有，亦不敢斷其必無。且主上江山要緊，若緩至來春，萬一鼓噪而進，那裡斬了二位之頭，亦不能退逆賊之兵，奈何，奈何！宋四雖死，口供尚在，這段公案若不勘審，何以得明？」三位見他說得有理，一齊點頭稱是。天子問道：「丞相何以處之？」奸相說：「依臣愚見，趁此形跡未彰，不可降旨拿問，也不必遣使察邊。我主另點雁門總鎮一名，召他回朝，即交錦衣衛審問。御史蘇端判事如神，必能斷明真假。若果無罪，釋之未晚；真有逆謀，即行問罪，亦免的養成大患，追悔無及矣。臣言已盡，伏惟天鑒。」當下神宗點頭准奏，即點寧波侯海靜為雁門總鎮，召鎮國王回朝。欽差太監同璧，臨行天子親囑，命他至彼細察宋四私逃之故，暗訪高廷贊叛謀真假。

那老公乃是寧佐的心腹，與呂相都是一氣，領旨出朝，與海老爺一同起身，不日到了雁門。高公率眾迎至帥府，讀了聖旨，交割了兵符，即便擺宴款待了欽差、新鎮。次日與同老公一同起身，將校兵丁送出六十里之外，依依不捨，灑淚而別。

鎮國王為國忘家十二載，受盡了千辛萬苦與風霜。三十七歲離故土，四十九歲轉回鄉。方去時掩口髭鬚如墨染，這而今五絡烏髯尺半長。一路上莊村店道多更改，相識人高年故舊赴泉壤。這老爺途中走著增感慨，弔古思今心暗傷。那日走至燕地界，斜抄南道過漁陽。鄭安寧馬上躬身呼千歲：「老爺在上聽端詳。何不多行二十里，北路便過麒麟莊。順便到家通個信，路過瞧瞧也不妨。」老爺搖頭說：「不可，我本是奉旨回京朝帝王。未到龍樓參聖主，怎敢先去探家鄉？豈不聞禹王治水整九載，三過其門不進房？雖然不敢比賢聖，為人臣，先公後私禮應當。」安安不敢多言語，急忙頓響把鞭揚。在路行來非一日，冬至方得到汴梁。鄭安寧先押行李到楊府，高老爺揮塵伺候在朝房。同太監進宮覆命夾繳旨，正遇著神宗天子在昭陽。深宮午宴剛完畢，只見那回事的宮人跪在旁。

「啟上萬歲，今有司行太監回朝覆命，在宮門外候旨。」天子道：「宣來見朕。」侍兒答應一聲，不多時同太監隨旨而進。參駕已畢，俯伏奏道：「奴才奉旨到雁門關，將鎮國王高廷贊召到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天子道：「宋四私逃之故，可曾訪清？」同璧道：「奴婢至彼留心細問，那宋四果是雁門關的馬兵，人人都知他暗暗私逃，就是不知為著何事。而且詔旨到日，高廷贊面上頗有驚慌之色，勉強奉詔而來，一路時有嗟歎之聲。又訪得北安王耶律泰不時以厚禮相贈，彼此宴會，十分親密。這都是雁門關軍民所共知者，奴婢不敢不奏。」天子聞言，龍顏大怒，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高廷贊果是反了，可惱哇！朕與你骨肉至親，君臣之義，雖有功勞，酬以高官厚祿，國恩似海，何曾虧負於你，竟自半途改節！蓋棺論定，誠非虛語。謀反大逆，斷難容恕，國法無私，朕豈徇情！」蘇、聞二位娘娘見皇爺在盛怒之際，也不敢諫言。

當下天子傳出旨來，命將高廷贊拿付錦衣衛，交御史蘇端審問奏覆，欽命寧佐監審。原來大宋的國規，除了民間的詞訟，大凡文武百官有罪交法司審問，必令太監監審，以便回奏。那寧佐領旨出朝，帶著御林軍校到了朝房來拿高公。高公爺正然候旨，只見寧佐捧著旨，帶一群穿白靴的，雄赳赳走將進來，面南站立，喝叫：「鎮國王高廷贊跪聽宣讀！」老爺連忙拜倒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寧老公宣讀了聖旨，吩咐拿人。高公此時如夢初覺，方知宋四所陷，心中無病，全無懼怯之形，言不失措，面不改色，叩首謝恩，寬了朝服，換上罪衣。眾校尉向前上了繩索。寧佐捧旨乘馬在前，一齊簇護到錦衣衛衙門。寧佐先入，不多時，青衣出來捉人，校尉交了犯人，各自回去。

這裡青衣把高公帶至大堂，此時蘇爺與寧佐並坐堂上，上面懸著聖旨。高公一見，向上跪到。

蘇老爺閉目留神朝下看，打諒這為國忘家的鬚髯翁。相隔數載今朝見，只見他不似當年少壯容。銀盆臉色微蒼老，長髯五絡已過胸。骨格如昔清神在，眼細眉長目似星。一團正氣無邪色，不見驚慌慚愧形。跪在堂下高五尺，玉柱金梁一樣同。雖著罪服無冠帶，暗含英氣與威風。蘇公看罷心暗歎，不由起敬在心中。慢吐洪音朝下問：「鎮國留神仔細聽。從先建下功似海，你曾與皇家出力盡忠心。豈不聞有始無終人可笑，豹死留皮人要名。因何半路心更改，聞你與耶律塞北通。宋四來京將你告，莫非其中有別情？」高公見問開言道：「大人在上請聽明。若問宋四的原故，他本是犯官麾下馬兵。私逃只為失官馬，不敢回城怕受刑。犯官既然通塞北，怎肯活捉耶律通？宋四聽見謀反話，是何對證是何憑？大人何不提宋四，當堂質證自然明。」蘇公開言才要講，只見那寧佐微微笑一聲。

且說寧太監冷笑開言說：「咱家雖非問官，奉旨監審，說句話兒可也使得。宋四既失了官馬，又復私逃，罪上加罪，鎮國何不行文知會州縣，捉獲回去，按罪施刑，故意縱放，是何原故呢？」問至這句話，高公頓了一頓。卻是為何？聽愚細表。自宋四失馬那日，同伴人等先進城去，替他回稟：因陡起狂風，馬群失散，宋四失馬兩匹，尚在山中巡找未回，煩小人等先帶八匹回見元帥，他尋著時即來交令。過了幾天，不見宋四回城。高公明明知他懼罪私逃，意欲下令捉回，因念那些馬步兵丁跟隨日久，打仗衝鋒，忘生捨死，好容易從刀槍林中逃出了這條性命，熬至太平時候，偶有無心之失，怎肯加誅？彼時他若隨眾回城，以情哀告，不過打他幾棍，也就罷了。他今這一私逃，罪上加罪，拿回來時到不得不斬了。因懷了這段仁慈，所以不肯行文捉獲。遂下令知諭兵丁道：「宋四尋馬未回，多應死於野獸之口，失馬之罪，已死不究。本帥代伊買馬交官，爾等自茲以後，小心看放，不得故犯。」因此把這事壓下。今日寧佐問到其間，高公明知未拿宋四的好心反受其害，所以頓了一頓，只得把肺腑情由說了一遍。寧佐哈哈大笑道：「此言差矣！你既然當了兵權，不得不申明軍令，一馬兵不能治，何以服三軍之心？你方才幾句話，聖上見了，不但不信，還要動怒，咱家怎敢回奏？」高公聽了，心中大怒，伸眉豎眼，叫一聲：「寧佐！你這意思，是叫高某把這叛逆通金之名擔當起來麼？我高廷贊之心，如青天白日，怎肯屈認這玷辱宗的惡名，以留萬世之恥？速提宋四來對，便見分曉。」寧佐說：「實對你說罷，宋四早已暴病身亡了。聖上如今單要在你口中取供。」高公道：「宋四失馬私逃，就是我的口供，別者不知。」寧佐扭著頭看著蘇公，尊聲：「國舅，聽見了麼？看他這個光景，不得不用刑。」蘇老爺滿面含嗔，站起身來，舉手讓道：「學生枉居此位，不會問事，請老公公坐下，替下官一問，學生且在一旁聽供如何？寧佐聞言，滿臉通紅，連忙也就站起謝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咱家不過是度理之言，老大人不要見惱。國舅只管明裁，咱家領教就是了。」蘇老爺點頭微笑道：「學生奉旨問鎮國，今云宋四因失馬而逃，與宋四所供不符。學生怎肯妄自動刑？老公公奉旨監審，不過聽訴取供。今鎮國口供在此，你且拿去進呈御覽，候主上如何降旨便了。」寧佐只得回答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把招紙袖了，回宮。